

◆青梅专栏·八十年代

◆信笔扬尘

# 朱富贵

朱富贵是个兽医，浩德人没人喊他朱大夫，不像乡卫生院里那些穿白大褂的医生，有的尽管医术平平，可屯子里的人，都得高看几眼。更多的时候，朱富贵被人称为劊猪的或配种的。

谁家的牲口要是忙着打圈了，大人们就会打发孩子：“去，去把朱富贵叫来。”

朱富贵家养头公猪。公猪在屯子里自然是少的，只有兽医家才会养。朱富贵家的公猪身腰长，个头大，油黑锃亮的毛，走起路来摇头晃脑的，在浩德猪界横行，没猪敢惹。朱富贵把它伺候得很好，没事的时候就给它挠痒痒，抓虱子。

日头底下，常见朱富贵蹲在猪身旁，温柔地瞅着猪，那猪，也会眯着眼睛温柔地回望他，然后慢慢地躺下去，享受来自主人的爱。

朱富贵个子矮，只有一米五。他矮，娶的老婆也矮，他们家的孩子，个个儿都矮。浩德和他能开得上玩笑的人，每每看到他屁股后的四个孩子，就会对他说：“你这几个孩子，真是你揍儿（生）的啊，一个一个都他妈跟球似的，拷兜大了都能揣下。”朱富贵听了也不恼，还美滋滋地回头瞅他的四个孩子，一副护犊子样儿。

朱富贵个儿矮，人灵巧，再大的牲口交配，他都能帮上忙。看着种牛种马种猪亢奋的样子，朱富贵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常常站在一边，一边着急地搓手，一边直盯着眼前牲口的生殖器，然后恰到好处地助上一臂之力。

朱富贵是个蒙古汉子，蒙古汉子就得喝酒。喝点小酒也就罢了，他喝酒一定要醉，醉了呢？还一定要闹。所以，只要朱富贵的柴把子儿上供销社买酒，浩德的夜晚就不会寂寞。

1980年代，浩德没有几台电视机，闲着干啥呢？浩德人也就越发地盼着他喝醉。喝醉酒的朱富贵，喜欢到浩德唯一的马路上耍酒疯儿。

他要耍酒疯儿的时候，连唱带骂。唱阿里八八是个快乐的青年，骂他给配了牛马但没给钱的乡人。通常情况下，手里会拿着他老婆的红白相间的围脖儿。时抖时扬，等他耍差不多了，他老婆就会出现，而且不是她一个人出现，而是像一只头羊，率领他们家的四个孩子，一齐上阵。四个孩子每人一条胳膊一条腿儿，他老婆负责脑袋，连抬带骂很仗义地把他抬回家。他老婆也就在这个时候敢骂他，清醒的时候，他老婆怕他着呢！

朱富贵有个一个妈俩爹的弟弟，姓陆。也不知是小名还是外号，叫地龙。地龙三四十岁了也没娶上媳妇，靠偷鸡摸狗过日子。他们的寡妇妈，有晃脑袋的病，看着不着调儿的老儿子，她就整天晃着脑袋颤巍巍地骂：“你咋不像你哥哟，你看你哥多知道过日子哟，我这是作了哪门子的孽哟，生了你这么个王八羔子哟……”

骂的次数多了，地龙也就犯浑：“我们俩又不是一个爹挨地，为啥要像？我哥好，你让我哥养活去。”气得他的寡妇妈，拿着剪子攥着小脚，追着撵着要戳他。地龙这个时候，就会麻溜儿地借着墙头上房，蹲在房檐上，学他妈晃脑袋。

朱富贵是个孝子，看到便和弟弟吵，吵得次数多了，就把寡妇妈背回家。尽管他家已经有六口人吃饭，家里的条件也不好。

朱富贵家房顶上有个小筐，用一个铁钩儿吊着，自从他妈来他们家长住后，那个小筐就没空过。里面常装着饼干、果子、白糖等好吃的。他们家那几个孩子，趁家里人不在的时候，经常蹦蹦跳跳往上看，想把那筐拿下来看看或解解馋，可由于个儿小，终未如愿。

十年前回浩德，半夜里与同学夫妇盘腿坐在炕上喝酒。酒至酣处，竟听到了那久违二十年的声音。我们仨几乎同时说：“朱富贵又他妈喝多了。”



青梅，原名张淑玲，蒙古族，黑龙江省肇源县人，现任《大庆晚报》、《掌尚大庆》编辑。

# 棋盘街上无正北

阿占

棋盘街上无正北。路和房子，皆东南、西北走向。老家伙们说，这是在给季风让地方，硬物儿侧侧身，夏天的东南风、冬天的西北风，就能在棋盘街上找到入口和出口，长风驱人间，诸事好不敞亮。连光照也变长了，每日在屋里停留许久。光照一长，时间就有余额似的，分派在老家伙身上，都是大寿限。

具体地说开来，棋盘街上纵横交错，纵有九条路，横有九条路。路名儿讨喜，是拣了吉字的。什么庆祥、丰盛、芙蓉、东光，什么万寿、阳明、福寺、龙门。房子紧比着路，棋子般落下，皆二层，四方合围，成一个天井。雕花扶栏和折尺外廊，花了大匠工。拱券的大门洞子，全石砌。门是整张楸木板做成，上面打着角铁。想当年，小商在沿街铺面谈买卖，谈成了，就带去后面的天井看样品。商住分明，可保体面。后来就顾不上许多了，偏厦搭起，矮瓦之下便是土灶，大门洞子开始用以摆摊儿，楸木门拆下，去向全无。也罢，也罢，这大门洞子动辄三米长宽，高度相当于二层楼，能挡风遮雨躲日头，是门，也是路，往来必经之，势必聚人气，不用起来可惜。

对于我来说，1980年代的棋盘街，再熟悉不过了。外婆家所在的院落，属周边体量最大，四条马路将其合围，四个门洞，各有各的门牌号，也各有各的生意。偏东的，卖针头线脑和土产。偏南的，剃头，修鞋。偏西的，租小人书。偏北的，烧茶炉。

烧茶炉的总是最受欢迎。远远地，就能听见蒸汽排出时的哨音。水已经开了，提着暖瓶的人们汇聚而来，彼此打着招呼，吃了么？那个时候，一暖瓶水一分钱，一角钱买一个水

牌，水牌印有十个方格，打一暖瓶，在水牌上敲一个章。烧茶炉老头儿，红脸，光头，高嗓门儿。他还卖烟酒。烟是前门和蓝金鹿，酒是散装的青岛啤酒和栈桥白干。

租小人书的是个侏儒，好脾气，也好欺负，他的书桌斜靠墙边，不占地方，门洞底下愈显宽敞，常年聚着打扑克摆残棋的，咋咋呼呼一片，情绪失控有之，神情凝重有之，断然转身有之，逡巡不前有之。

打扑克的大多输不起，兜里没钱，满脸贴纸，被老婆看见，回家免不了挨一顿臭骂。摆残棋的是个瘦子，看不出具体年龄。白面，鹰眼，驼峰鼻，两颊刀劈般，大背头黑亮到发贼。他稳坐马扎，脚下摆三盘残棋，冷冷地打量，予人高深莫测之感。

残棋既已摆下，自有一试高低的棋迷，更有捡便宜的赌徒。他们见由红方先走，似赢棋不难，便信心满满，放手一试，结果，不到三五回合就被将死。一盘一毛钱，算是交了学费。不服输？再来！观棋的众人回过神来，开始骂骂咧咧。不知究竟在骂谁。亦不知是怒骂，还是笑骂。

想当然，瘦子也有失手时候。某次，棋痴来战，是个郊区青年。他在残棋前看了许久，蹲下，对瘦子说，这棋只能下和，谁也赢不了。瘦子看了青年一眼，轻蔑地道：只要下和，就算你赢。青年拿起棋子就走，瘦子跟往常一样，立即应了一招，双方一来一往，运棋如飞，没几分钟，走成了和局。青年站起，说这不过是“泥马渡康王”，只要看过排局的棋书，你就赢不了。瘦子注视青年片刻，点点头，我倒是把你看走眼了。

门洞底下，离残棋不远，中间隔着侏儒的



秋野 李昊天 摄

◆人间小景

# 树的生日

李晓

里，我有次去建筑工地见表叔，只见黑黢黢身子的表叔正抬着木板准备搭建脚手架，表叔被泥水浆敷满的眉毛耷拉着，他目光下垂，已经对自己的命运逆来顺受的样子。我同表叔坐在地上闲聊几句，他告诉我，他供钱上了大学的大女儿刚在外地城市结婚成家，他给女儿的陪嫁是5万元钱，他去过一次，但女儿女婿对他不冷不热，表叔只住两天就回来了。

我那表叔读书脑子不管用，只勉强上了一个职中后就去了厨子。表弟结婚时要到城里买房给首付，表叔没任何含糊，他釜底抽薪，把自己勒紧裤带攒的养老钱也全部搭进去了。

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表叔的腰，也让表叔一直感到棒棒的身体全身都是毛病了，尘肺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胃溃疡。其实这些毛病有好久了，都被表叔拖着扛着忍着。

见到父亲苍老的样子，表弟还是不放心的，托我去劝表叔跟他去城里居住。表叔终于依了表弟。

可到城里以后，表弟和他妻子三天两头就发火吵架，当着表叔的面摔盘子摔碗，有次差点把电视机抱起扔到楼下，被表叔扑上去一把抱住：“哎呀呀，电视机砸下去是要出人命的，我们赔得起吗？”

儿子儿媳到底在吵啥呢，表叔想不明白。不过有天，表叔在客厅忍不住吐出一口痰在地板上，儿媳当场对他发火：“你以为是猪圈啊！”

有天晚上，表叔起床，蹑手蹑脚走到儿

子卧室门外，听到了他们的争吵声，他终于听清楚了，是儿媳嫌弃他这个多病的不爱整洁的老家伙。

第二天，表叔打点包裹回到了乡里老家，除了告知我，他没再告诉其他人。等表弟打来电话，表叔已在老家稻田边背着手巡视了。沉甸甸的稻子在阳光下如一咕嘟一咕嘟的亮晶晶葡萄，表叔顺手从稻穗上掐出几粒，像鸟儿那样嘎嘣嘎嘣嚼起来，表叔终于眉开眼笑：“熟了，熟了。”

去年秋天，表叔电话让我回乡。表叔在乡里山水天光的浸润下，身子骨似乎硬朗起来。那天中午，表叔把煮好的饭菜用大碗、盘子装上，与我来到屋后一棵黄葛树下。表叔摆好碗筷，斟满一杯酒，他双手合十朝树膜拜，口中念念有词，尔后，把一杯白酒倒在地上，深鞠一躬。

这棵枝叶参天的黄葛树，树干中间有一个黑洞，表叔说是那年雷电劈出的，就在树洞下边，萌发出了青翠枝叶。

我同表叔在树下吃菜喝酒。表叔这才告诉我，今天是树的生日，只要在乡里，他这些年都要给这棵黄葛树过生日、祝寿。这棵黄葛树，是表叔那年中秋前夕亲手栽下的，那时他刚同表婶结婚，栽下这棵叔是纪念他与表婶难得的婚姻之缘。表婶过世以后，他给树过生日，是在树下、在心里怀念表婶。“哎，你表婶跟我过了14年，还没享福就走了，我对不住她。”表叔的眼眶里，有泪花浮动。

# 家乡的戏

冯国平

◆亲历者说

1970年代的农村，生活艰辛，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逢年过节的文艺演出活动却十分新鲜与活跃。

农村一进入腊月，辛勤忙碌了一年的乡亲，便开始排练文艺节目，村里一些擅长文艺的青年凑在一起，搞起剧本，有时也自己编剧。由有文化的人或有经验的长者当导演，搭配好角色，临时剧团便成立了。从此，白天夜晚、远近村庄，锣鼓铿锵、琴声悠扬。除夕临近，大户小院的人们便帮着在学校或大院子用木板和竹子、高粱秸秆搭起土戏台，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周围村子互相串演。

戏中的热闹，引人亢奋。两个人击打的洋鼓，一阵紧追一阵，欢蹦乱跳的孩子就呼啦啦地涌出来。腰肢柔软脸露红霞的村妇也随之慢慢趟出来。然后是老人，吧嗒吧嗒着旱烟，拢着手煞有介事地踱出来。众人迎来送往，煞是热闹。先到的便坐在石块或砖头上，后来者便坐在板凳上，再后来者站在高凳子上，有的连戏台前方的土坑堆上，矮墙头上，近的树杈上，都挤满了热心的观众，大家全神贯注，秩序井然。

每逢这个时节，平时各自辛辛苦苦碌碌得一见乡里乡亲，都聚集在一起，嘘寒问暖，互致问候，现场似乎成为故乡一年一度的团拜会。尤其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子，貌美如花的姑娘们，这时着意打扮了一番，借着看戏之机，展示自己的青春和魅力，以求引起对方的注目，寻觅称心的恋人。

正月过后，往往到各家登门求亲的人就不少，当时我们村南边一位小学教书的教师就娶了春节看戏相中的一位豆角姑娘为妻，一时很受人羡慕，更传为佳话。

彼时家乡的戏非常质朴简陋。布景和道具都十分简单，演员的服装，是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照明也只是在舞台上方方的横杆铁丝两端吊上两盏大瓦汽灯，再加两个气球。乐队也有一套锣，一个大洋鼓，一把二胡，一对唢呐，一双铃铛和一支长笛。记得在演《智取威虎山》剧中扮杨子荣角色需要光头时，人们使用刚杀完年猪后的猪尿泡，洗尽吹胀戴在演员的头上。

家乡上演的剧有川剧，京剧，歌剧，皮影，清音和车车灯等。如《苏武牧羊》《木兰从军》《王保长上任》。也有新编的现代剧《刘胡兰》《红灯记》《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等节目。还有移植改编的剧本，谱上当地流行的曲子，有的是就地取材自编自演。主要是反映旧社会罪恶，翻身人民获得的幸福，爱情，自由的甜蜜生活，勤劳致富的光荣和人生观价值观及社会道德伦理等。在《白毛女》剧中，一把二胡如泣如诉，无懈可击，“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为我闺女扎起来。”旧社会杨白劳为女儿扎花的唱词，叫在场的老人和孩子们都情不自禁地泪湿衣襟。我们村里根据一位不孝爹娘的媳妇所作所为自编自导的戏，让那位站在台下看演出的媳妇越看越不对劲，终于悄悄跑出了场外。后来她深感自己以前做错的事对不起父母和家人，痛改前非并靠劳动的双手在当地致了富，得到了左邻右舍的称赞和羡慕。

家乡的戏，不光给村民带来乐趣和精神食粮，还带来了节日农村市场的繁荣。每当某村有演出，周边的一些小商小贩们也会蜂拥而至，舞台下边，观众周围，卖冰糖葫芦的，卖瓜子花生芝麻饼子的，卖茶水的，卖甘蔗的，卖柑橘柚子百货小玩意的，不停走来走去，令人眼馋口馋和心馋。那热烈的场面，成为川东北家乡那个年代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而今，故乡曾经的老屋已被夷为平地建成了工业园区，家乡的戏也早已销声匿迹。但当初的那些情景，依然盘桓在我的脑海和心口，萦绕在我的梦乡和诗行，不时牵扯起思绪的情感，泛起生活的波澜。

现在，人们坐在家中，通过多频道的电视机和手机微信抖音，可以随心所欲地选看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但我依然渴盼着城里文艺人能送戏下乡，希望能像昔日那样拥挤在家门口或村头看文艺演出，我依然向往当年家乡戏里那些生活乐趣和返璞归真的热闹场面。

